荀子卷第九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作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爲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

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亾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

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夫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

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爲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撟宋本作橋卷內同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

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注或讀爲咈舊本咈作佛訛案說文咈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

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

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拂音佛○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

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撟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關當為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羣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餧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

死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案此逸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或爲遂○故無德元

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

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爲文用爲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臑與勸學篇蝡同喘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閒皆可以爲法則也臑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愼利也鬭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鬭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擁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遣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

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壅

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

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下似當別為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

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亾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

年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也

夸㚖誕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猶喪精也矜

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

賢而在乎誠必用賢○此句有誤當作而任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

也御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

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

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

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

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

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用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揔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

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九

總校楊文瑩分校許郊許德裕校

荀子卷第十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

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𣪠楚策作更𣪠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乘埶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所行新序王作所上）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閒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感忽之耻立累世之功也○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矦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矦之事也仁人

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繞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其耳目或曰謂

閒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爲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綖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袤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攖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案角鹿

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
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涷瀧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
而退無鹿埵字○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穡丁果切楊意埵讀爲穡故音義皆與之
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漬廣韻涷瀧霑漬也故楊云涷瀧
沾溼貌舊誤作涷隴今改正沾沾亦霑之誤字也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
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
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
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豈又新序作豈有
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

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亾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亾之效安危之埶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荅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敎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

及戰國諸侯之事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化且長養之是足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衍足字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

強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入侮慢故弱也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郎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庾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

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偸可用也可偸竊用之也毳讀爲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
曰膚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注
言無憑依也宋本作言無憑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
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正
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
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衣於
氣反屬之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
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冠軸帶劍軸與

胄同漢書作胄帶劒顏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劒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傜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眾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注不征眾眾字誤疑作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陿阸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陿阸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劫之以埶謂以威埶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藏隱其民於阸中也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戰

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恞女九反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蹭七六反○案鰌亦音蹴見彊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阸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爲戰而立功者衆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衆强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

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埶詐謂以威埶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壹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惟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

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

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亾相爲雌雄耳矣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亾若言代强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衞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畧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衞鞅秦孝公臣封爲商君者也繆蟣未聞也是其巧拙强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

（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摭也司讀為伺詐欺詐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亾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眾人以不必必故

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閒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閒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襍也使閒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閒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

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爲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至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循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爲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敬常戒懼而有備也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

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
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
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
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
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
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
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
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

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犇命謂犇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爲僨僨向也謂相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讋當以此注爲正殷之服民所以

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竭蹷顛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眾（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爲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何抗兵相加乎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强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爲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

謂若劫之以埶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

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君（○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荅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修）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修謂前已行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

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辨別也摠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〇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釶慘如蠭蠆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釶與鍦同矛

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鍦言宛地出出剛鐵爲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鍦音啻○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鍦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

輕利僄遬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趫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爲嫖嫖姚之嫖嫖驍勇也遬與速同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亾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涉

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爲盜後爲楚將

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

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庋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懍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

也誤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溝池不拑拑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拑當作抇篆文抇字與拑字相近遂誤耳○案甘聲之拑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抇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抇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抇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抇之皆作抇字知此拑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臥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埶隱之以阨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爲險也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

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也○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祆孽祓除之也○案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

諄憯此敦當與諄同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雕雕猶昭昭也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

所爲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爲民皆從化也而順○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愨也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矜糺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矜謂夸汏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

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涂治其道涂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爲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爲我埶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

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臧曰窌掌窌主倉稟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兪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

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注蕩疑作殆故能幷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亾能凝之則必能幷之矣得之則凝兼幷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幷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總校楊文瑩分校許郊 許德裕校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劒規模之器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劒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淬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戾劙盤盂刎牛馬蓋古用試劒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剸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劙宋本作蠡元刻作劙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

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閉刑也）然而不敎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敎誨之調一之（入則[illegible]）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祗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亾（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亾也○正文及注亾字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

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中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黑色猶闇然黭烏感反厭讀為壓○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羸則敖上稍羸緩之則敖謾羸音盈○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非劫之以形

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變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諠譁也敖咷噪也亦讀爲嗷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爲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爲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

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洈作左抱歸致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

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誡誡敎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眾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譏

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

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以用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

人以埶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埶亶有之矣亶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埶赴勝人之道敺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埶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

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埶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藉也如蹴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鰌我必勝我本亦作蹭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如是則齊必斷而

爲四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爲何如也兩者孰足爲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埶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荅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

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有數百里之地修政

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檮杌之檮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經縊也救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

（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狸首射疾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疾不當强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橐橐互異疑此橐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橐字與鞴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人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歾當爲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閒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

謂觀其可伐也剡亦斬也○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閒隙也六字宋本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爲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慮音廬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

里耳圍當爲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闈津轉寫爲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或曰苓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

(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睢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爲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偸也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爲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諰矣諰懼○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諰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亾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弃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亡而後

知亾至死而後知死亾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箸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

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愼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卽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愼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愼或爲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

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胷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非也拔或作校或作枝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爲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旣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

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

之閒乎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 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

有眞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
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
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
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
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
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養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
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
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爲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
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

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茲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蓄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

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爲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爲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宐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宐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臧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臧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

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效之爲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爲和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匈匈喧譁之聲與訩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三輟字上俗閒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

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徼倖而不求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荅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

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見賢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竝世起謂一世之中竝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祆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楛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穢同○耘耨失穢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

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祆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文也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

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節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

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亾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亾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

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

貫之大體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羇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也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

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

二字相連處人不明故以兩爲字間之不可謂衍文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葆儒 金肇麒 校

荀子卷第十二　　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

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爲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

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

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

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

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

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

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案常當為嘗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埶藉謂埶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天下之籍則

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遥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埶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埶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在事也縣

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

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其爲弒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僞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揔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亾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爲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爲儔楊注未是今

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匡讀爲尪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尪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

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亾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刵之刑也或曰墨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注幪俗本作幪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慅嬰當爲澡嬰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澡或讀爲草愼子作草纓也共艾畢共未詳或行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

也○注紱當作黻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爲紂傳寫誤耳紂枲也慎子作紂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紂屨紂方孔反對或爲蒯禮有疏屨傳曰藨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屨紂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向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襍屨下刑墨幪巾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

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旂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

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即禮記所

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榶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

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㲉張也○案方言盌謂之欓宋本荀子注正作欓但與正文似不合盂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盂至榶張也之榶方言作摚从手此注恐有傳會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爲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服治田也○案周語封俱作邦古封邦通用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衞賓服韋昭

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閒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

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

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曾祖今韋注作曾高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

夫是之謂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蟆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鼃戶媧反。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

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葢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埶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讀為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舊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氓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謂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巳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爲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爲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爲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

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襍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爲綦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皐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皐讀爲藁郎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睪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歆郎更以新者代之○案正文睪本作皐故注一云皐未詳再云皐當爲藁郎所謂蘭茝藁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皐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滜郎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睪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待也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

走乎堂下

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也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亦作扆扆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

出戶而巫覡有事

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爲祝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

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大宗伯也韋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攺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盛飾未詳其意或曰以古人以質爲重也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軧錯衡毛云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愼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部護皆樂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

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軏持納前軏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注內轡舊作內軜今據說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文改正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　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　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　故曰諸

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
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埶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
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
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
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
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
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

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

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孼災害非從天降噂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蓋由人耳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有所云爲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

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寘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私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爲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寶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爲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卽今之龍鬚席公羊

傳曰衛矦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髭同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

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雖此倮而薶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不可得葬薶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偸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偸取利謂借弃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鬬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人君之德可以爲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鬬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爲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鬬必不得）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凡鬬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

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鬬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鬬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鬬與不鬬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鬬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

讀爲嘌。○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道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卽爲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謚哉不知其無謚則不知不知此說無謚是不知也知其無謚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爲有謚於人則與無謚於人也與讀爲預本謂有謚於人反預於無謚人之論也○注論宋本作謂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

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埶謂埶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腳字臏腳謂刖其膝骨也鄒陽

曰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梟尸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藉靡舌縪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縻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縪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埶辱無害爲堯有埶榮無害爲桀義榮埶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埶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

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爲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爲己之譬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壘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塼俗字荀書當本作摶摶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顛同蹎頃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导爲礙亦有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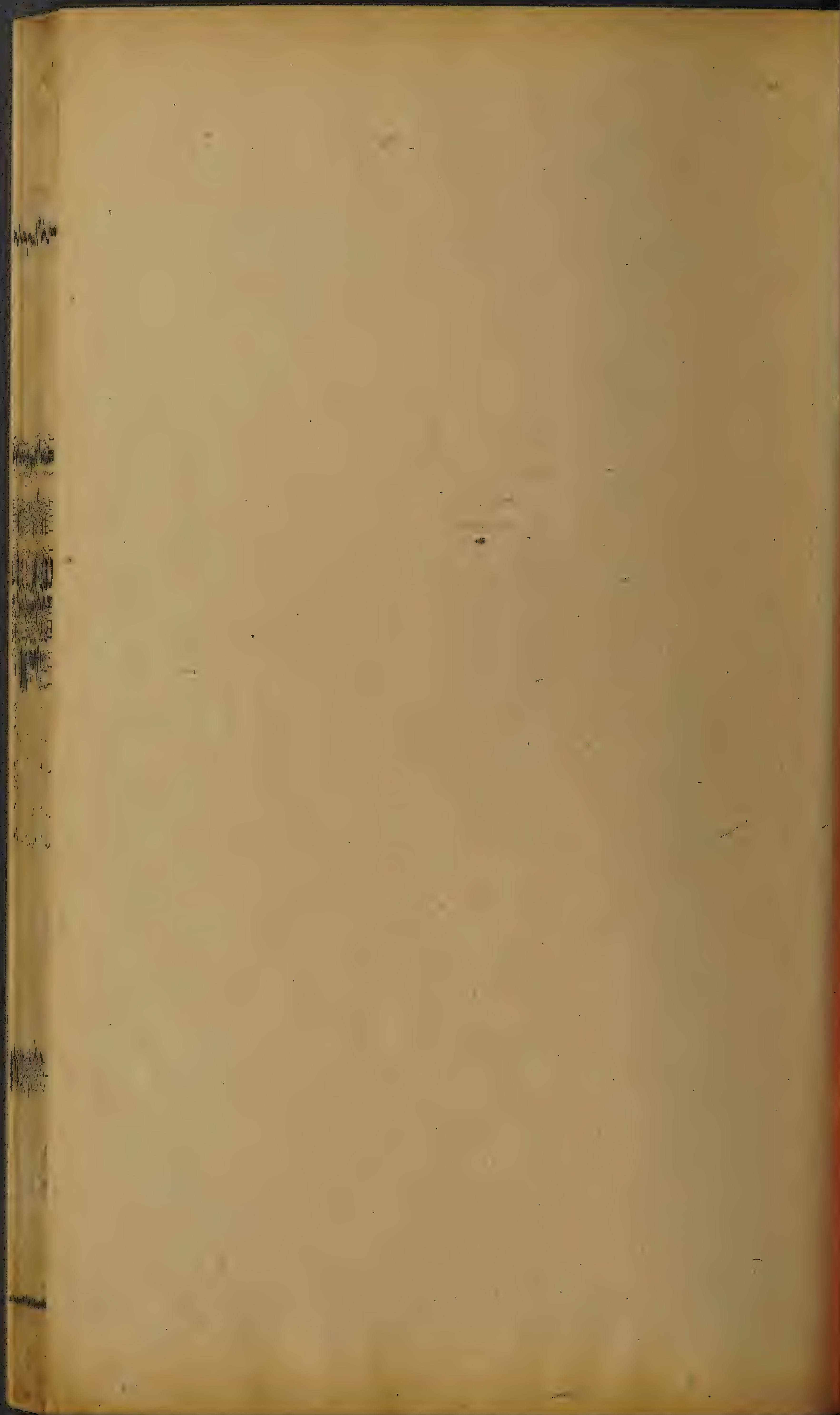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爲不欲乎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

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葆儒
金肇麒校

荀子卷第十二



荀子卷第五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竝作須）元惡不待教而誅（元惡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

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弃畜養也弃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聵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

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有革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正文也字宋本作之則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

非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爲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亾則其政息○注兩則字宋本無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

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

無謚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

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

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敎之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敎化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亾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亾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亾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亾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

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爲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

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閒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有也字又有知彊大之敝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

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 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 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 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 嚴刑賞以糾之存亾繼絕衞弱禁暴而無兼幷之心則諸侯親之矣 幷讀爲併下同 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 說讀爲悅下同 所以親之者以不幷也幷之見則諸侯疏之矣 見賢徧反 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幷之行信其友敵之道 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 閔王毀於五國 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 桓公劫

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

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爲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爲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竝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絲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慮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

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等位等級之位也不遺言各當其材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也

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嶲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蛣郭璞江賦曰石蛣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蛣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蛣居怯反○注蛣元刻作蜐同今從宋本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綵也故澤人

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爲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

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注之治舊作之始訛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

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爲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

長養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薙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渟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

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閒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

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器也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

脩憲命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類也審詩商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之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注中謂之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

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曰太

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

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巡行也下孟反安水藏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浪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爲刈相高下高下原隰也五種黍視肥墝序五種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墝苦交反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它能也治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厲禁發謂爲之許民采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

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定廛宅使之和順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爲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于時皆審其時之事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

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荆菙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攘擇五卜卜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覡胡狄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脩而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抃急禁悍抃當為析急當為愿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

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自度其功勞已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勉之谷永傳閔免遁樂皆以免爲勉　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亾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亾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亾制與在我亾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案渠與遽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亾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亾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

國爲危殆滅亾之所亦危殆滅亾殷之日案以中立無
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
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剸
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爲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
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
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
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
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薛越即屑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

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就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

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幷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幷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

君臣上下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何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僅兒於危亾而已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俔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

亾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亾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亾夫王者之與亾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承志校　陳　謨

荀子卷第六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爲人數也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

(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眾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眾齊等也)羣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襍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皆使

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弃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男女之

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娉說文同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入詩作平聲娉婷訛甚注作聘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

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

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宋本正文幷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與衮同畫龍於衣謂之衮朱衮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亦服焉鷩冕毳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

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襍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之絕也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

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眾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爲淫

綦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觀美也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

亹亹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亾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亾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誠美其德也故

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衞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

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惟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爲又掎摭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僞其辭顚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爲糜糜散也敝盡也○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亾皮切

正義亦有虛散一訓 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 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 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 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爲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 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 刺屮殖穀 刺絕也屮古草字 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 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其事業長其功利 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 高者不

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為一條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

有此果實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然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昆蟲蚔蟦蜩范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閒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つ注蟦字誤疑本是蝝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

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穀郭云穀無潤也義與瘠同穀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

食饔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不行賞字衍今刪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敝也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

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

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爲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瑲瑲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案說文作管磬

蹙蹙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鬭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鬭爲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顇猶將無言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爲荐

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也○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拊循之唲嘔之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唲嘔嬰兒語聲也唲於佳反嘔與謳同冬日

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麩煮麥飯也丘舉反）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爲治偷取其譽）僡然要時務民（僡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僡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僡子勞反要一饒反）進事長功（謂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怠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徒壞元刻作徒壞）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怠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

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爲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

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嚮讀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元刻作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爲厲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

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爲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艸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爲譬艸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

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埸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便嬖

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願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其禮義節奏也芒韌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孰也韌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

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案爾雅釋言淩慄也郭云淩慄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元刻無攻取二字）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元刻作赤茀古通用）

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秏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

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仆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幷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

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偽反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麤紃之屨也或讀為宵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祗成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

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閒以此煑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蘗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以手撥麷也麷音豐 加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亾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為仇敵為于偽反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也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

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否不攻也爲于僞反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盤石卽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猒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彊垂以賂之也○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訂之則當為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為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為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

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爲腰橈曲也膕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爲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橈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字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則不足以爲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

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也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眾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鬭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昌壽 陳譔 校

荀子卷第七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埶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爲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故與此不同）故人主

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愼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讀爲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正文擽元刻從木注作櫟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擽從落而訓爲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擽明矣之所與爲之者之

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文下同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善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

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閒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爲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

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衛不遂滅之之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為基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

修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襍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內則不憚詐其民而

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亾其極者則滅亾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緜緜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緜緜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它國

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北足以敗燕○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閱王爲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各本無

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寍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爲措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薉則塞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導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亾所以爲之善擇○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茅土然後爲安一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愼子曰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

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亾國之法與亾國之人爲之則亦亾荅辭也道三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寗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畞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畞田墨子作圃田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訛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

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于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

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亾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亾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

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郎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駮襍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郎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爲之則存不爲則亾此之謂也爲爲禮也○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正文由字從宋本與脩同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

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竝音洛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亾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亾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

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旣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循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循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循道向方爲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

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天子諸侯○虞王合校本作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

苦耗顇莫甚焉耗謂精神竭耗顇顦顇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肎與天子易埶業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亾奴謂之臧亾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埶業權埶事業也○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謂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

也議其所摠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

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竭盡也有尊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埶盡於此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埶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

之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案史記龜策傳亦作蠭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為鼉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逄音薄江反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明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爲難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案正文物字元刻無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

（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爲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響（○景俗作影響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爲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

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畢讀如以嫭荼蓼之嫭牢與漢書上嫂轑釜之轑義同皆料理斡運之意也○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皋亦轉為睪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為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

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涂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歎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亾（一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甲兵宋本作故用兵今從元刻）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

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

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卽序於有天下之埶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亾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

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法以同用爲言可見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

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

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而爲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抏之修縣鐘虡也泰與汏同抏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修也於天下不見謂修天下不謂之修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故古之人有

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爲閑辟讀爲僻

[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

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

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亾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爲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

斷亾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賸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尪惡之如鬼字書無尪字蓋當為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曰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隟投擿也藉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

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任以上位而作威也）非所取於民而巧（若王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謝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案循正本卷前作修正似修字是）三邪者在內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

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爲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敬節元刻作貴節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傜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積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案所引晏子見襍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

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葆儒 許德裕 校

荀子卷第八〇此卷各本皆無注　　嘉善謝氏校本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

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嘖太元賾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嘖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

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

之矣○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

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應宋本作變態)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修飾元刻作修勑案飾與飭勑古皆通用勑音賚然漢已來亦即作勑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

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
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待俗閒本作
待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元刻作
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
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
不疑。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凝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
地之閒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
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案

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盂也二句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淸則流淸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

狂生者也。元刻作是聞雖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胥須也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

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

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亾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

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衍俗閒本作術聖王財衍以明辨異○財衍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

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本作四支〇四胑宋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

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元刻循作修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

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流慆疑卽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亾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亾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

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齫當作齳與齳同韓詩外傳作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

用之本○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爾蔽塞之

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

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塡撫百姓○塡卽鎭字元刻作鎭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亾矣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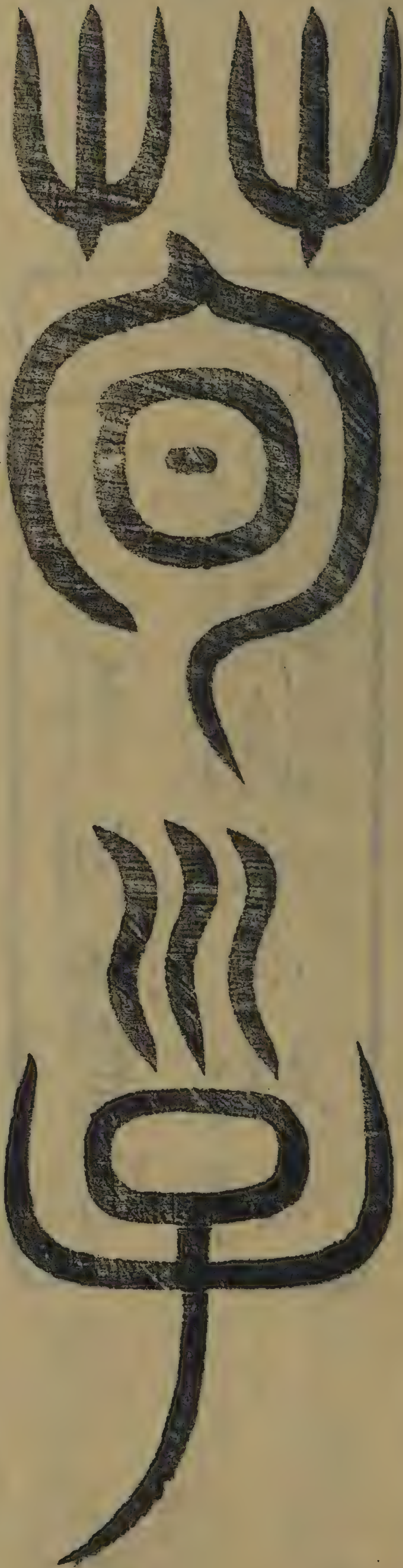
材人（○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飭端正（○元刻修飭作修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元刻循作修）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

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値將卑埶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總校楊文瑩分校朱葆儒許德裕校

楊倞注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
據嘉善謝氏本校刻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竝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愼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葢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

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癘人憐

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

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斠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檮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蕆事以墉謭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

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

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

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

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

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

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

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驁也葢荀音同孫語遂移

易如荊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
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
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
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
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
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
之語而國策於易惟其同下句有詩曰上帝甚神無
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

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雜校所據舊本幷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注本 此乃當時坊閒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眞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 輯諸家之說幷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
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
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
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
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
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
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
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

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

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葢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

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傳習不絕俗閒本作傳譽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杼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也

荀子卷第一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氷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字於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藃鄭注云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羸舊本譌作羸案羸

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羸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佽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隧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爲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神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

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蝱鳩方言作蔑雀蝱讀如芒蒙蝱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者張略切俗閒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

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翣廣雅烏萐射干也萐翣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滫久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亙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爲溺未見所出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

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江海宋本與大戴同元刻作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躒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功在不舍。此句當連上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正文螾字上宋本有蚯字無注末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

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木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鼫鼠易釋文及

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鴶鞠也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注鴶鞠元刻作秸鞠毛傳作秸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鱏魚鱏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

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眞積力久則入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

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閒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己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蝡蠢微動皆可以爲法則蝡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

口（所謂今之學者爲入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口嗷嗷然也嗷與敖通○案口嗷嗷舊本作聲曰嗷嗷今改正）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卽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囋古字口與言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皃啐與囋及巘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何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啐今文選注誤爲啐）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如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

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之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

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飡同餐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

苦窳或曰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
也有争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
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
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
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
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
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愼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
記所引同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
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

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紓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爲學之效與爲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應爲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

也學然後全盡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　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與之處也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爲學學則物不能傾移矣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

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

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亾得乎哉（至忠反以為賊）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噏噏然患其上呰呰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急反呰音紫○噏噏呰呰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潝潝訿訿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卽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尙小壽世之益更大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舒緩也爾雅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飮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

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

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之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元刻作弃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有膽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

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謂過不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庸眾駑散則刦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

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達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所閲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案說文云閲具數於門中
也史記積日曰閲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
折常列切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
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
皆貴也○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
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
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
順墨當爲愼墨愼謂齊宣王時處士愼到也其術本黃
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
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爲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墨

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偸儒轉脫偸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偸當爲輸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愞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偸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此注多訛脫今按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慤慤誠信辟讀爲僻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爲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供疑是張拱之義行而俯項非

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子戾形尚相近至俗閒本竟改作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此正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閒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摠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入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爲不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爲

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閒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閒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羼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非楊氏本文今一槩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

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宋本作或不爲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
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
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
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有爲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

則也

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爲祥○案二字古通用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苟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

塡委也旣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不若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安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子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殺減權埶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

也柬與簡同言柬擇其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總校楊文瑩　分校劉文燦　章乃錫　校

荀子卷第二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

沈身○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

齊秦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

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眾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注末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訊

鉤有須

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

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卯有毛司馬彪曰胎卯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卯卯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卯未生而毛羽之性已箸矣故曰卯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苟傳與上文同俗閒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

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爲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

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 如字）

君子寬而不僈（僈與慢同 怠惰也）廉而不劌（廉棱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疑是刄傷本或作兩傷者訛）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

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爲訾○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爲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

傳四作卽敬天而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流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

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懁同說文云懁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也偏頗也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

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修而不爲汙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作身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埶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潐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當爲惑掝掝惛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潐子誚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

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爲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

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愼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正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

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醨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反上分如字下扶問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

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
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
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
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
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愨士矣端愨不貳
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
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孰甚也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晻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田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嫚也殃或爲祆○橋元刻作憍〕恭儉者偋五兵

也俾當爲屏卻也說文有俾字俾𡢃也與此義不同俾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閒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日道涂不爭險易之利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

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技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絜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斷俞濁也俞讀為愈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

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鬭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憂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為憂字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鬭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

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钃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利也或讀斸爲斫

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屬託也之欲反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

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鬬爲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爲鬬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辟讀爲避恈恈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日牟爲事利爲事及利也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䱅者浮陽之魚也儵䱅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䱅字蓋當為鮍說文云卽鱣鮪鮍鮍字蓋儵魚一名儵鮍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儵音稠鮍布未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言祛作抾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

（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愨謂材性原愨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

敗之也○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爲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修各本同今從宋本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

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爲檮杌之檮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慢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

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

謂人不能隱蔽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僈當爲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

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事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淸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

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爲于僞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

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耻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噍貌如鹽反噍嚼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亮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獝同禮記曰故鳥不獝許聿反○宋本作與眡狘同禮記曰故鳥不狘許聿反眡或

爲猒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爲慊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案下忝元刻作胡簟〕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爲豈下同〕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靡順從也儇疾也火緣反靡之儇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鈆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僴也愚者俄且知也僴與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爲撊陋者俄且僴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僴兮鄭云僴寬大也下板反○注撊字朱本作憪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岐出竊疑僴當爲嫺雅之義賈誼書傅職篇云明僴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僴反僴爲野此以僴與陋相對義亦合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

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

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生也方知

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

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圜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

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

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

欲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

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爲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

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爲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爲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爲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㳅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㳅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爲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飾作爲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

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鈆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

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總校楊文瑩分校劉文燦 章乃錫校

荀子卷第三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

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

脫也○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腳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

葉公子高入據楚誅

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揳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飭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

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皋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注鬚一作髥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

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稽止也此卽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 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 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 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 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

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言乎○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肎事長賤而不肎事貴不肖而不肎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

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

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阯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胾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爲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敎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

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鄉讀爲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閒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

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己所好尙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

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猪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

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嬴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檃栝之

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

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

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抴當為枻枻檝也言如以檝櫂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舊本抴枻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攷工記度己以繩故足

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

之大事矣成事在眾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

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

（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絜也神之謂自神與其說不敢慢也說說竝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

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二者也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

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

於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卽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幷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增益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梟宋本作⿰氵梟注⿰氵梟與僥同案⿰氵梟字無攷僥亦澆之訛元刻作鴞亦未是莊子繕性篇⿰氵梟醇散樸釋文云⿰氵梟本亦作澆當從之欺惑愚眾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

樂云夫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元刻作香萃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之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姦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

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

苟以分異人爲高

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

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

已解上○解見不苟篇彼作田仲田與陳通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

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

曾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愼到已解上不法先

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爲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人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洋然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

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怐怐愚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瞀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怐音寇猶音柚○注怐舊訛作拘案怐愗愚貌楚詞九辯直怐愗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備瞀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愼作穀瞀又作婁務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疊韻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

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

大讀曰太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

之○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宂而未當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從竹作箸下並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

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爲詐而巧巧於爲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爲僻

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爲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任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

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

眾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
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
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
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埶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埶之
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
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
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
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
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

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爲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爲縰傳寫誤耳縰與纚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巨氏反縱所綺反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

謪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

侍也郭云江東呼母爲侈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元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爲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塡塡然滿足之貌狄讀爲趯跳躍之貌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恆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

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謨詢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

陸法言云儢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謨詢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正文謨詢元刻作謑詢案說文謑胡禮切重文謨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謑詢下引荀子作謨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奊詬亡節語同此彼奊音絜元刻罵辱也下有謑音奚三字宋本無

弟佗其冠神禫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為沖澹謂其言淡薄也○弟本或作弔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弔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絻亦頗相似俗閒本俱作第非禹行而

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嗛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

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汏般亦樂也汏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爲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爲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

能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地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

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亾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嚮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鬭而能顚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鬭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眞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

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案溫字字有誤或是盥字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

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

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夸奢侈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爲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閒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已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

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

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强國枉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爲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愈讀爲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埶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埶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承志
陳讜校

荀子卷第四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攝政非爲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爲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

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爲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爲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仰易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埶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爲順下矣（必不爲勃亂也）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弃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

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傲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

美俗○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行形見也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

也○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

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

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

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

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
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
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
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
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
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
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
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
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

可以爲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士者脩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此也

鄉音向塗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自辨別也向

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

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

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而與如同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

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

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今有

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

雜碎眾多之貌行貣行乞也貣士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

已爲衣則不可衣箸○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也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

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眾應之聲如雷○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傴僂也伸

讀爲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爲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

同○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要一遙反下要時同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賢人舊作聖人誤井井兮其有

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嚴或爲儼○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刻本移正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郎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葳蕤之蕤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

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爲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爲大

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閒謂之扆也○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

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當作至氾左傳鄙在鄭地氾釋文音凡字从巳不从已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漢高即位於氾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氾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氾而即音爲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墜

共音恭○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簡擇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

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濩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案宋本閉作閈係俗體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

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爲貴通

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陿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倮為嫿韰音下界反倮音果嫿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强為儒服而無其實也○案韰當作䪥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彼作蟹堁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為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

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谷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褒美

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億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晥然在纆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

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㤼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千忽反儗讀爲疑㤼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慚怍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

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𦬫用萬乘之國則舉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術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𦬫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

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
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
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
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
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
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

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閒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人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此注方釋情字誼可見上文不作隆情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幷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幷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

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幷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爲山積水而爲海○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夏是

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爲公

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爲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

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

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

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士已上之事

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

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

道過三代謂之蕩

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

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

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

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承志校
陳謨

墨子卷之十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

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

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

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敫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愼勿改亂之孰

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

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

魯謂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

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

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

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

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亓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

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亓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

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頫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

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嚮字寫者亂之於景與嚮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

賞與舊作與以意改爲是也鮒者之恭釣字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作釣案玉篇有鮒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餌鼠以蟲餌舊作蛔非据藝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讎則慍也售字正作讎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

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

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當脫說字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吴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吴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攴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吴慮

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

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一本作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鈞之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卽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糶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說文云憙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讀如裋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

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四字有誤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

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

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說文云遂亡也从辵㒸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㒸字而忘其本㒸从意也）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

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日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爲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

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誰成太平御覽引作鵲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綦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

子之爲誰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
臾劉三寸之木（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而任五十石之重故
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鳶三
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
墨子曰不如爲車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
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
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爲輗拙爲
鳶與此異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
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
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
不義子弗爲是我予（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

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爲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强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轝卽輿異文耳〕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穅糟而欲竊之此爲

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太平御覽引敝作獘轝即輿異文〕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滿作盈〕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太平御覽狐貍作鮒魚〕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緜切楩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緜反又婢衍反字指云側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叓之誤說文云叓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

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舊作牒太平御覽引作褋北堂書抄作褋案作褋者是也褋省爲褋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褋褋玉篇云褋徒頰切褔衣也褋褋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詘

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引圉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庇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三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頌禾朱昌壽校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愼也葡具也經典通用備爲葡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轒轀陷敶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

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
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
轒正字四案卽五一本作湮案當爲垔俗加土說
衝假音梯雲梯堙文云垔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
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
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
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卽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
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圜而燒之柱
折櫓部六七八九十同螘孫子云將
城摧水穴突空洞蟻附不勝心忿而蟻附
注云使卒徐城上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
如蟻緣城殺士也轒轀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轒轀
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襍事曰楨櫨今之
橦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轒淮陽
名車穹隆轒玉篇云轒輓兵車作輓輓轀音相近蓺文
類聚引孫子又作枌榅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
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
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
軒

車十二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言輓粟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舊脫門字据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句門扇舊作問扁据下文改數同促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士扁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說文云塹阬也塹長以力字未詳為

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舊作慕據下文改孔孔舊作孜疑脫以意改之閒字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說文云棧棚也塗之涂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麻一升草一盆也門扇薄植說文云榑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尺說文云疑閒檝弋也見字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名一垂水垂罋字省文說文云罋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言扃固之環與扃音相近

以錮（此字疑衍）金若鐵鍱之（說文云鍱鏶也此與鍇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未詳疑作瑣）關二尺梳關一莧（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覤字）及覤關入桓淺深（桓表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火之法）

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云渠漸也案漸同塹）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漢書注云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廣九尺袤（舊作表据漢書注改）前十二尺（前漢書注云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則丈當爲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梃（梃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梃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

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荅之法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擭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疑衝字文未詳及櫳樅已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据改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下字或倘有脫字以亢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壁皆可善方疑繕方二步積笠一本作至舊作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翁喪藏也丌

端堅約弋十步積榑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据太平御覽增有鐵鐕鐕字假音說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讀若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鬵太平御覽引作鑊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爲湯戒以爲湯已上積石笠狗屍榑竈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猶言毋過三十步置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郄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丌上五十步一藉車疑即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爲鐵纂說文云纂轟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爲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

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舊从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亓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軔居坫軔疑吻坫疑坫字說文云坫屏牆也又或同阽漢書注如湻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据太平御覽改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木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牘未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据太平御覽改城中

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鬭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衆經音義云二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頓堄又作埤敫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櫳樅木樓井襍杆櫓幽櫝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貍薶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兩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

瓦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五字十步一廁與下同圂說文云圂廁也之廁者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𢪛字未詳𢪛勇勇必重土舊作士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舊作慕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一吏士一帛

尉帛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資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車道樓口積藉什長亭之法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說文云穅穀皮也康或省字秕不成粟也此从米非杯麩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麩糠粃馬矢馬矢舊作夫据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通典云擲之以眯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疑渠荅假音字譫與幨同淮南子氾論云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幨幰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梃長斧長椎長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距飛衝縣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舊作內以意改三尺而一爲薪皐二

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爲挈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一上字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鐕焉舊作錯据上文改鐕同鬵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亓本言連其本亓舊作十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疑薪字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𢷾未詳使重室平字疑衍子居亓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亓能狀能卽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亓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亢舊作內以意改而來我亟使

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當爲具）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蓋以意改）上之（言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皆築）七尺一居屬（疑鋸欘）五步一壘五築有鍗（說文云鍗鑴銻也）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鬭（當爲斵）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丌兩端三步一（下有脫文已上井渠詹襍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也（守疑衍）深以廣樓撕揗守備（說文玉篇無撕集韻云斯或作撕字說文云揗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以意改）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

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丌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大城寇

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网屬）而毋換丌養（糧也）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盆甕耕積之城下（耕疑冓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疑云周宮桓吏）四尺爲倪（陴倪也古只作此作埤者俗）行棧內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傒卽谿假音字）若城場家爲扈樓（禮記檀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

計事得（下脫簡）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宕以意改）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隊）十萬物之眾（一本作數）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

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四十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未詳）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亓故人乃（疑及字）亓積（上作填是）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為也）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土之驗）此

穴土也急塹城內玉篇云塹同塹穴亓舊作內亦以意改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舊作傳以意改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卽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甕內井中使聽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卽之審卽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卽其法也令陶者爲月

明未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偃佀

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亓傳舊作亦傳以意改柱者勿燒柱者勿

燒四字衍柱善塗亓竇際縫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

內以意改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亓中康即穅字見說文

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

窯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即今窰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

用四槖穴且遇舊作愚据下改以頡皐衝之疾鼓槖熏之必令

明習舊作翟以意改槖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

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即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

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即下連版法也 連版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亓版令容矛 舊作子以意改 參分亓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 舊作攸以意改 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 舊作弓以意改 版而郄 此郤字俗寫 過一竇而塞之鑿亓竇通亓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 舊作徒以意改 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亓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 舊作內土以意改 之攻敗矣斬艾與柴 舊作此以意改 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爲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爲鑿井愼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 二穴

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斮當為新䉶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皐必以堅杖為夫同趺如足兩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穅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亓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亓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轀未詳下文作藍郎蘊一省文說文云蘊積也一束樵粱疑粱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為瑣說文無鎖字据備蛾傳作瑣縣正當寇穴口舊作內以意改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罌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

鼠（舊作偃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閒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傅舄（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廣雅云碣礩也碣古字作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礩古字如此）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亓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爲穴月屋（疑穴月字）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爲藍（藍省文）塗亓上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爲窯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令亓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櫜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子以意改）以鐵長四尺

半大如鐵服說卽刃之二矛舊作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
鑿之上穴當心亓矛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
城上俟亓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据而鑿亓一偏舊作偏以意改
已而移版鑿一偏頡皐爲兩夫而旁貍亓植而數鉤其
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䆠穴下堞三
尺廣亓外五步一䆠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䟽
數自適爲之言視敵而爲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
城筵陜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聾疑龍字入壇
苣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䆠穴中照

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鎋音近說文云鎋以金有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丌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冦闉池來（闉疑當爲衝或闉字池城池）爲作水甬深四尺堅幕（舊作慕以意改）貍之十尺一覆以亢（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丌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

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弋舊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剡丌末狗走疑亢字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言即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爲薪蘺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丌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丌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減去城門五步大壍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丌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旦疑佻達字旦達

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蘱守作羊坽未詳其器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口口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僃臨以

連弩之車材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縳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同弩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即通典屈勝梯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

以磨疑此麤字麻鹿之譌卷收舊作牧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苔苔即幨也音之緩急說文無幨字疑古用苔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骿省文从月面目黧黑黎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之乃舊作及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爲餽脯饋字假音寄于大山昧葇當爲茅蒸昧音同茅坐之

以樵禽子當云以譙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

亦當爲尓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亾

姑亾古有亓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眾以弱

輕強身死國亾爲天下笑子亓愼之恐爲身薑同僵亡强薑爲韻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眾而勇煙資

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据太平御覽改

吾城爲之柰何池施多何爲韻子墨子曰問雲梯之

口邪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

以環亓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舊作慕以意改毋廣亓處

度幕處爲韻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舊作偪以意改施荅刀外言施蟾蓋之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刀閒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慮爲韻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劒刀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据備城門當爲疾犂

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蛾傳同彼裾城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蛾傳此下之有法二字小大盡本備蛾傳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蛾傳作斷此傳字當爲剅之譌也說文云剅古文斷亶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備蛾傳作堅作之褋作離毋使可拔

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

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備蛾傳作置搗

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据備蛾傳增有鑪炭令

適人盡入煇備蛾傳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亓廣

終隊兩載之開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蛾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一火皆

立而持鼓而撚火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燃撚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撚執也卽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据備蛾傳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猶言餘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素伏作休据備蛾傳改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譟擾也此省文適人必或惑同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

下令耳疑瓦字亓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卽十步爲一井井之內潛通引洩漏卽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同側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必善善同繕言勁也以船爲轒轀三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亓三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鞮說文云鞮革履也瞀鍪字假音說文云鍑屬十人擅苗同矛猶苗山卽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亓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爲射檥說文云檥榦也言矢榦舊从手非今改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

舟機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亓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窯（後漢書注引作窒非）竈門旁爲槖（舊作槖下同据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干城拒衝不若堙穴伏槖槖當爲槖）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寖即入下輔（後漢書注引作輪）而塞

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云此上是問下是荅此處有闕文*大鋌前長尺*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刃兩末銳*兌同*穴隊若衡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据下文改*穿刃穴令刃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搏田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搏從

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亓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㪟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㪟之假音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亓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閨門說文云閨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衙以兩木當門鑿亓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酹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壞爲外鑿亓閒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

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

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弩簡格簡同闌轉射機機

長六尺貍一尺兩枝合而爲之輻輼長二尺中鑿夫之

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

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下高丈上九尺

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寶亭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

八尺鑿廣三尺袤二尺爲竈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爲度置火丌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丌貍者

三尺樹渠毋傑同堞貫堞三丈藉莫同幕長八尺廣七尺亓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亓端適攻適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唐宋字書無聾字備城門作聾疑皆聾字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敝衣物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鈂舊从宂傳寫誤也說文云鈂臿屬玉篇云直深切水瓵玉篇云瓵同缶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

堞外行餐置器備殺𥻆省文說文云𥻆𤒎殺散之也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甀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亓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闉同堙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橐以意改馮埴外內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納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脫字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

橫行高此高字及下疑當爲鬲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埋
城置板亓上䀠未詳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搎未詳若松爲
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亓戶戶爲環壘石外埻埻卽厚
字說文云垕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高七尺加堞亓上勿爲陛與石以
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俱作槖以牛皮鑪有兩缻以橋
鼓之百十橋桔皐也每亓橐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卽燃正文滿鑪
而葢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
穴卽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
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壅穴殺有鼠竄俱

字之誤爲之戸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丌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八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枲繩以牛丌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丌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丌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即穴也即就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纔與穴等也徹以鉤客穴者爲短矛短戟短弩䖟矢財自足穴徹以鬭以金劒爲難長五尺爲銎說文云銎斤釜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木屎說文云屎蔓木柄也玉篇丑利切屎有慮枚以

左客穴戒持罌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十斤以上貍舊作狸以意改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傅置具全牛交槀疑芆蘽皮及坊未詳衞穴二蓋陳靃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云藿尗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靃藿省文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屎長三尺衞穴四爲壘衞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鑺說文云钁大錐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钁財自足爲鐵校衞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醽未詳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卽鼓以盆盛醽置穴中文盆毋少四斗卽熏以自臨醽上及以洇玉篇云田ㄑ

也未此文多壞體字
詳目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 蛾同蛖說文云蛖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蛖者音相近耳傅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淅程城程爲韻淅字未詳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旣疾窒疾爲韻爲之桼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氾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

備蛾傳爲縣脾疑陴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

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字疑矛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說文無鎖字此璅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數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纍當爲壘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鏁据上文當爲璅玉篇云鏁俗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荅以覆之連篗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閒廣大以圉犯之融其兩端融未詳廣雅有[illegible]字云大也疑此即矜異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

火捽一日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鑱找長五尺找未詳大圉半以上圉疑圜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梃舊俱从手以意改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未詳其一後荅廣丈二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暴晞也荅爲格令風上下堞

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郎斲字慮字衍文盧薄說文云櫨柱上柎也薄壁柱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釫說文云茱兩刃臿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釫同鏵鏵鋆也胡瓜切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苔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苔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絫字爵穴十尺一下壞三尺廣其外轉䡴城上䡴卽傳字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

外[薄疑卽欂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操當爲薄]之法大

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

二十步一殺有壚[方言云䙖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厚十尺[備梯云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据備梯增]

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貍之勿[舊脫此字据備梯增]築令易拔城

上希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鉤識]五步一竈竈

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入以意改]車火燒門縣火次之

出[舊脫此字据備梯增]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

待[舊作侍以意改]鼓音而燃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

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楡音之譌据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舊作之据備梯改必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据備梯增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禾　朱昌壽校

墨子卷之十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　撰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

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禨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

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爲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

宍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擘緯靜夜聞鼓聲而譟譟字異文所以閹答之氣也閹遏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祥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當爲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助也旣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刁斗字鼓于門右門舊作問以意改置旂左

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眾期其下也幟當為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為白旗土為黃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

旗竟士猶云彊士為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䓴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為羽旗車為龍旗舊作蘢據北堂書抄改車彼作輿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營茅有積藋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檦拯板舉蒼旗須灰炭稕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旒

鍱鍬钁斧鑿舉雙兎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言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愼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几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舊作者據禮說改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前也如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

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眉据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据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胷此俗字當為何或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斬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䨥於道之外說文云䨥弓曲也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圜高丈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

吏卒民男女皆葕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郄玉篇云郤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舊作子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其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

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闢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乘非多財民好食爲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卽令辨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菊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爲十必郭近之當爲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

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隘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言扞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幷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

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子謂富家五十
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
衕衕當爲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
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
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
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
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
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
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

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當爲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偏也而所以備姦也里舌與皆守當爲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舌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舌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据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

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為屏舊必作火屏作井据埶文類聚改火突高火埶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允从火从求省玉篇有𡋲字徒忽切云竈𡋲曾仲連子竈而五𡋲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囪音相近今人猶呼火囪為煙囪疑突義為强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舉罪之不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說文云讙譁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亂其舌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二字舊倒据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

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舊作歷以意改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說文云駮獸如馬駁馬色不純据此義當爲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郤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

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禄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工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㯻治事者从曰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林瓆曰古者名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夏盡言

曹吏言屬曹卒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言侍曹非也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此鋪食字義當作餔說文云餔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估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

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爲牂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司卽伺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囗囗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

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號句失號斷句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空

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脫歸字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

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句燔曼延句燔人句斷句諸以眾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女玉篇云姧同姦俗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

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

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瘉也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辟同避言詐爲廢疾以避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郎賽正文守以令益此字疑衍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

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埋以意改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鄗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

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說文云県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

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尒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沅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卽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鋗人曰新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

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愼勿相盜葆宮之牆必

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蓴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

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侯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

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佩字俗寫从王）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

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百之候扜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說文云熢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𨽿塞上亭守熢火者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熢如覆米籅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産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愼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

暮出之据上文暮當為莫為微職職即徽織徽當為徽說文云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
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即徽也說文又無
幟字當借織為之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口迹者無下
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
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
可也卽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
以麾指之麾即摩字異文摩卽摩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摩呼為切
迹坐擊缶期以戰備襍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
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脫

一字擧四垂狎城擧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各當爲名書其枚數當遂校木不能盡遂同術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謂貫耳務色謾𤿧淫囂不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言舍其事後就路言緩踰時不寍其罪射讙囂駴衆駴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駴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駴本戒之俗加也其

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鬭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

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堄（堄當爲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國請

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坽積土爲高以臨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爲韻）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守邪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一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休後爲韻）望以固（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愼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爲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

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据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爲韻作士不休不能禁禦

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同堙衝雲梯臨之

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

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愼

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以意改

慮恚瘉高憤說文云恚恨也恿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爲恿民心百倍多執數

賞卒乃不舊二字倒以意改怠顧故慮倍怠爲韻衝臨梯皆以衝衝之

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理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

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葉卽

堞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令能相救諸距舊作詎以意改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古只爲仟伯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同織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以意改去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

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爲韻鈞其分職天下

事得職得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爲韻彊弱有數天下事

具矣數具爲韻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

辟卽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爲

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

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

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弁還去

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號令篇作竟是舉二烽射

妻當是女垣謁字舉三烽藍郭會藍藺聲相近言藺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

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句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

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槮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槑）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

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紐令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事急可曳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三八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箭舊作箭今改下同箭

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言操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蔬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

旱不為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祩葉外宅溝井可寘塞（寘同填）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說文云鴈鵝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為殺鴈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束晳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皆即鶩也今江東人呼鶩猶曰雁鶩）收其皮革筋角脂菌（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菌即考工記𠜾字本𤗲字之譌也）羽彘皆剝之吏槫桐卣（未詳）為鐵錍厚簡為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口為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

木渥水中無過一夜說文云橃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橃此作茷皆橃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漢書注服虔云軺音瑤立乘小車也輪

軲此轂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廣十尺轓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轓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

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城以意改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鮒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

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

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

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沆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

生黿鼉鼈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為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

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 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 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 一引作口乾 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

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

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劒又大匠大不斵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斵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埶不可斵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

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
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五終

總校王貽壽　分校許頌禾　朱昌壽校

墨子目卷之十六

卷之一

卷之十五

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吕氏春秋云七十

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
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
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圖書目云自親士至襍
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
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
篇者藏本幷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
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尙存其目
而不知列在苐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
則宋初尙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

注之郎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
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
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
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
尚賢尚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
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
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
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
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卒亦不傳何也

若錢會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七譯八難淺不足道耳

因之稽其學八難者實節今歲十二篇之未西學

學者三篇會爲說凡五十字與本集十二卷中十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

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敎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

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

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

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惜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

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
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
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
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
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
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
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眾執有命

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子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以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

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

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譌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

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爾雅云誶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爲榦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

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牽

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曏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

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

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

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祗）禍厥先神禔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禔同示）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据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

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亾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亾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亾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亾然胡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

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爲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也志卽識字昔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歟意亾亾同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亾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亾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敎順其百姓順同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敎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

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慎其心志之辟僻同外之敺騁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舊作而一本如此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亾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視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

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以意改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厥二字師下篇作用爽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勠其務言毋勠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泰誓不足

據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篇小異文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爲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

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

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作湛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

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述）此皆疑眾遲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

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作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

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頰）舌而利其脣呡也（呡脣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脣字云或从凡从昏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

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假音〕捆〔說文云稛絭束也此俗寫〕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句此貴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

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爲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抎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

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幷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妻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

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 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 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 句弗與被同 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 說文云戇愚也愚戇也玉篇戇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如其亾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爲僕 說文云祗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 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昬禮威儀如承祭祀顚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言爲妻子法則 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 舊作傳据下文改 者 當云儒者曰 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

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期同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舊作和輕所至以意改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

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徹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爾雅有鼸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鼸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鼢鼠也說文云鼸𪕹也玉篇云鼸胡簟切田鼠也鼸舊作親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羒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牂羊也然則羝羒牂皆牡羊賁彘起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豮豕崔以意改之羠與羯義同劇者犗假音玉篇云豶扶云切犗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宂食注曰文穎曰宂散也說文云宂椒也从宀儿在屋下無田事玉篇

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宂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

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

家翠廣雅臎肥也此古字以爲疑有脕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爲尊富

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

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

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

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

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日射師仔作甲仔卽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輿奚仲作車巧垂

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作錘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然則

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甆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强據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

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之識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闢他人

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艮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說文云噲咽也讀若快噎飯窒也會與噲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末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

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

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弒）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貺寡人者衆矣（貺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沆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

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据晏子增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眴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遇民當爲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二字舊脫据孔叢增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盧据晏子

增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言伺其閒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据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

闕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呂氏春秋愼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此云決植卽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孔某窮於蔡陳之閒孔叢窮作戹藜羹不糂蓺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糂北堂書抄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荀子云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楊倞云糂與糝同蘇覽反說文云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古文糂从參則糂糝古今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亨俗寫耳享卽烹耳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蓺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卽食之號人衣號褫字之誤孔叢作剝以酤酒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與女

當為語女曩與女為苟生苟且今與女為苟義舊云曩與女為苟義脫五字据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忘此字衍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蹙造三音皆相近此時天下圾乎圾舊作坺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亦舍舊作舍亦盧云如此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舊脫此字据孔叢云以亂衛增乎衛陽虎亂乎齊孔叢作魯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孔叢

作漆雕開形殘詰莫上當曰非行己之致

莫大焉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總校王詒壽 分校沈琮寶
汪熙焚 校

墨子卷之十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經上第四十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谿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為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止以久也以同已體分於兼也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不已也言事必行知材也言材知平同高也言上平慮求也謀慮有求同長以缶缶卽正字盧云正古文正亦作缶沅按唐大周石刻投心缶覺如此相盡也知接也知以接物中同長

也中孔四量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

中句缶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

則見其參于前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行為也

方柱隅四讙也讙疑維字實榮也實至則名榮倍為二也倍之是為二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言以利人為志而能自下端體之無序而最前

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尚物初生之題也孝利親也有閒中也閒隙是二者之中

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言閒偞佴自作也說文云佴佽也此云

自作未詳也纑閒虛也盧云纑猶字書無墳壚之壚謂此字作嗛也盈莫不

有也廉作非也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伺堅白不相外也合不為

所作也言使人爲之不自作攖相得也玉篇云攖結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謂任俠說文云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甹與任同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是强力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生刑同形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佴所然也然猶順耳之言貳或爲尒字假音說文云尒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說所以明也解說夢臥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平句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讀如勝負當讀如當意也利所得而喜也謂夢所見爲窮知而縣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欲爲縣同懸害所得而

惡也謂夢所見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所求得使句謂故

句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譬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

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句聞舊作閒据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

合爲句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字以意刪言然也見

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或同氓通約也合句𤴓宜句必句功

利民也欲𤴓權利且惡𤴓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

存亡易蕩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

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曰久守彌異所

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聞耳之聽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猶云從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據下文改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孰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沅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儇積秪句經說上作眴法同則觀其同句庫慮云庫疑庳與障同見下文易也法異則觀其宐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正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狓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鬭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與夫與履句一偏棄之謂而固言固陋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吡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毗必切鳴吡吡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熱說在

頓假句必誖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
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
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
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
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宇或徙舊作從以意改
說在長宇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
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卽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
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

句鑑位（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

（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

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爲摶於

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

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郎午字異文玉篇云仵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

景不從說在改爲（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

二說在重非半弗斮（玉篇云斮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斫斮義同沅案斮卽斮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句）景迎日說在摶缶

而不可擔說在摶句景之小大說在地㕣遠近句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㕣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仮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賈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讎售字古只作讎後省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湻曰讎亦售也

說在盡句以言爲盡誖誖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說文云絫增也从厽从糸絫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絫音累蠡師古曰絫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世之纍誹之可否句不

以眾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

若明慮此釋經上知材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慮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知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為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僈焉僈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此釋經上行為也言所為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此釋

經上實榮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孝爲利而强低也
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信不
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佴與人遇
人眾循此釋經上佴自作也字書無循字䛐爲是爲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
弗爲也此釋經上䛐作廉也廉已惟爲之知其也䁝也一本作知其思耳也
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爲所作也任爲身之所
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
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懺
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生楹之生楹當

爲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平句惔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俿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君以若名

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侗

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一也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莫然也）

不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鼃為鶉（此釋經上化徵易也）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儇昫（經作稘）民也（此釋經上儇稘秪）庫區穴

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義未詳）必謂臺執者也（臺疑握字說文云臺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捷（一本作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圜規寫支也（此釋經上圜一中同長也）方矩見久也（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讙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爲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有閒（此與下閒舊作間具以意改）謂

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向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字疑穴）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纑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纑閒虛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攖相得也）仳（疑似字）兩有（一本作目）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次無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次無閒而不攖攖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佴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

【佴所然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佊不可爲句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欲雝其指【雝即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愼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雝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臊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廧字牆俗寫】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縣於欲之理【懸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雝脯而非愸也【愸慗字異文字書無此字】雝指而非愚也

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為窮知而縣於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亾也此釋經上已成亾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亾謂之濕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必待所為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若信宇疑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㢓句說也身觀

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爲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士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倣此例讀之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爲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爲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爲早臺句存也病句亾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鼃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爲存亾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

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

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

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劒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亾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已上諸未詳

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

執服

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己上

釋經下止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鬭不俱二三與鬭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當勝云云至二與鬭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履履同屨二與一亾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

下一偏棄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循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頗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
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
者孰貴句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
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
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循云云至說在所謂
疑逢舊作蓬下同以意改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
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
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

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在俱一宇徙而有處宇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宇長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亾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

與於光故景庫舊作庫盧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閒句景木柂猶言木斜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尚可詳遠近臨正鑒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柂正句異於光鑒句景當俱就去尒當俱尒疑亦字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

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以鏡言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以意改重焉而不撓句極勝重也極謂權也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僞反劉直危反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亾句繩直權

句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權衡言兩輪高兩輪爲輲襍記云載以輲車鄭注云輲讀爲輇或作輇說文云輇蕃車下庳也又鄭注旣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弦直也載弦其前載弦其軲玉篇云軲古胡切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軲轂音相近疑轂字異文而縣重於其前是梯舊作[土弟]据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扡或害之也汖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汖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汖舊作汧据上改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跨也玉篇云跨蒲唐切踉跨欲行皃正字通以爲腿字之俗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

中引橫也倚倍拒堅䠶唐宋字書無此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嗔走貌倚焉

則不正誰𢁉并字異文石絫石耳已上以車制言夾寑寢字省文者法也

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

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句挈也絲絕句引也未變而

名易句收也買刀謂泉刀糴相爲賈句刀輕則糴不貴句

刀重則糴不易句王刀無變句糴有變句歲變糴句則

歲變刀句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

不讎去句則讎亓賈也宜不宜亓欲不欲若敗邦鬻室

句嫁子無子句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

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

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駡乎駡當爲颿即驘省文應之曰駡何謂也彼曰駡施則智之若不問駡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据下文當當爲堂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

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　五合水土火句　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疑同腐）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瘧即瘧省文說文云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几此省乇一也乇即爪字）

智以目見而目以火

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

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

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

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

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

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

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

堯霍據下文或作矐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

以名視人也指是矐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

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膭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荊沈荊之貝也則沈淺非荊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仵也仵當爲舛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新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新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新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

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作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摶傴宇不可偏舉宇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在方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爲牛有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

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 句 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 句 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 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 彼正名者彼此 句 彼此可 句 彼彼止於彼 句 此此止於此 句 彼此不可 句 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 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

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

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

子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

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

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

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

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

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

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

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

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貫宜則售說在盡云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仁愛也
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句
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句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
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作顏子一若左目右目入
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
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詩已上釋經下有知論焉有不知焉云云
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
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
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

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

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

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

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

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

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謬句讀難定略以所知

據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

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必不已也
知材也　平同高也
慮求也　同長以缶相盡也
知接也　中同長也
恕明也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日中正南也
義利也　直參也
禮敬也　圜一中同長也
行爲也　方柱隅四讙也

實榮也　倍爲二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間中也

信言合于義也　間不及旁也

佴自作也　纑間虛也

詴作嗛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堅白不相外也

令不爲所作也　攖相得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次無間而不攖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法所若而然也

生形與知處也　　佴所然也

臥知無知也　　說所以明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利所得而喜也　　爲窮知而縣于欲也

害所得而惡也　　已成亡

治求得也　　使謂故

譽明美也　　名達類私
誹明惡也　　謂移舉加
舉擬實也　　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言出舉也　　聞傳親
且言然也　　見體盡
君臣名通約也　　合缶宜必
功利民也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爲存亾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儇稘秪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

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聞耳之聰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廥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動或從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

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

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

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

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

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

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

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証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之十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佑身　周善溥校

墨子卷之十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臧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

而爲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卽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掔也此捥字正文舊作腕誤說文云掔手掔也揚雄曰掔握也从手臤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掔作捥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掔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

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

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臧富在下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

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已語經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也同者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卽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也此與下寡

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

一本作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

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

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瀆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

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
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
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
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
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
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
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
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
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

在于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

也一本作蚍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尚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喻字舉也物此字疑衍物

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一本作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卽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

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襍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爲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

也人船（當爲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爲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據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鬬）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

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据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据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据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

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謂當作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毆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攴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二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藝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瞽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若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使

蜚廉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据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即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藝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為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舊脫龜字据玉海增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亯字俗寫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藏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拪古文遷从手囟則遷實古拪字後加為遷耳今書又作遷皆

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埶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尙饗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據埶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埶文類聚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爲韻埶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埶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

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

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譌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

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

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蜯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蜯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蜯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

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一本無此字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

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子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閒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疑敖字游高石子於

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絹一本如此下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尙書金滕云周公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

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何）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述同）子墨子曰不然人之

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為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疑當為述月令以遂為術）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

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

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當為饔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為弟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皆据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為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据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召也不可勝下當脫用字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

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頌禾朱昌壽校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

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閒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藝文

類聚引作用子文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藝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藝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粢當爲齍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名問焉彼受賜

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俗字默寫

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

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讎卽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

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衞北堂書抄作使於衞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扃中關扃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蓺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蓺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

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
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
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
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
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
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
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
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
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

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衞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審曰待女以千盆舊作盆誤古無鎰字只作溢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舊作也据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

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當為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當為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舊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遇作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北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

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据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据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攈拾也一本作攟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

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爲鐘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敂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

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疑當爲[貝爲]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耶是子之所謂非君子耶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

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徧舊作偏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是句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以意改章甫搢忽搢卽晉字俗寫忽卽笏字古文尙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怱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

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牂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褒衣博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宿讀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惒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

若不（何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

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齰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亓（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亓即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据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

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丌已下丌字舊皆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

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說文云薾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爲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

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子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

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爲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謂撅者不恭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子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亓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

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舊脫此字据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椁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攴與鐘鼓字異彼从支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

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惑于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爲當問）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當爲執）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蛾同螘）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据一本移後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

人者乃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乃長子嗜酒而不葬乃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据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

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好
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
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此下舊接為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
据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
人必當為不強為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据一本移正有游於
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
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据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無禍福人哉六
字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
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
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

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亓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

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

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丌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

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無爲字文選注引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豉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言企足以爲長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

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卷之十二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頌禾朱昌壽校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兼愛上第十四　㤅好之字作㤅从久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

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

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
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
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
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
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
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
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

此傲字假音　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

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練帛之

冠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脇舊作胠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

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攴鐘鼓之字从壴而進之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

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爲泲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

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為防原泒注疑即雁門泒水也后之邸未詳嘑池之竇即虖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也為沱洒為底柱說文云灑汛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為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貊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廣莫即少廣莫即貊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即大陸今山東鉅鹿縣在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灑為九澮此巜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九巜即九河也以楗東土之水說文云楗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以利荊楚于越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汝在荊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

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天屑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𩵖或作惸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隧穆天子傳云鈃山之隧玉篇云隧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案隧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

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

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

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

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鄉曩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

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

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

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

郄云古隙字郄卽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以意增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

有勤苦凍餒當為餧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二字舊脫据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

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

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旣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群猶眾）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誥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禹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
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
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
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
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旣欲人之愛利其親
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
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

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

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當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

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

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
汪蟠采校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

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扡讀如終朝三拕之拕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扡即拕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据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据後文云大則弗知一本非為不義攻國作之舊說此字据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

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楃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卽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

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獘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絶而不繼粮俗玉篇云粮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

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

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

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

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

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

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此闢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

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

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阨高誘曰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

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氓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覩吳上下不

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徒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强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幷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

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盍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

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幷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别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

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垔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劲殺其萬民劲字从刀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鬭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

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据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

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忿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徧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絍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

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獘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

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罰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

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車+告]命[車+告]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鶴與鶴同天舊脫此字据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鑣藝文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之此戕字之假音說文云戕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子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火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

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

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

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

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

殷也秦顚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

曰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藝文類聚引作漬殷紂于酒德

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之武王乃攻狂

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

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

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字當爲封此睢山之間此即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繄虧盧云即無餘也繄舊作繄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

有餘吕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

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强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

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
汪蛞采校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䱉不加者去之芊䱉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凊

者去之節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

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

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偄橐攻城（偄卽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

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卽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强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

之和（芬學同芬）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熘（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說文無熘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淸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敎民以兵行日帶劒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竄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為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溼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

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説文云葬臧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　辟同譬　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

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旣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旣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旣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

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据下當爲卽行卽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此字据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

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毌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毌同慣以爲事乎國家此存

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征)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爲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句)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絰(翁義未詳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垂涕處倚

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䧢當爲陬陬之訓阪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𣩵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𣩵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即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晚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絍紝絍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

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已同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据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期同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旣以不可矣（以已同）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

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
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
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
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
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未詳而毋
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
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
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

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為厲以攻伐幷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

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
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
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
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
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其所以意改
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餘書
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爲人惡之故云
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

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据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鈔引作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邛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既泚泚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埳古無此字當爲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窆之封窆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

乎七戎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巳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巳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褰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繃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

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則當云爲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据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闠同韇操同繰假音字）璧玉卽具戈劒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土余（捶當爲搥說文云堅土也⿰土余當爲涂說文玉篇無⿰土余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

故子墨子曰鄉者鄉曏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

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本如此一可以富貧眾

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

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

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

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

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

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

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

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輆舊作輆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輆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曰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

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死同太平廣記引作剝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隶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即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

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說文佴佽也佽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舊作謂以意改）誠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

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徐惟錕
金肇麒校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凥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

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

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

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

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别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

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爲旁或當爲㫄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

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

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偝）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

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

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傐明知之（傐當爲碻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

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馴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愼已然則天之意當有意字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

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

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下句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祟

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

萬物以利之說文云孳旁擊也但未詳孳遂之意若豪之末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

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舉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据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

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据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

事别不從事兼别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强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歛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扁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

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徵字之譌僇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勠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郎下天亦二字重交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

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

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

家所以避逃之者據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

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

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

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

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三字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說文

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玉篇云抎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

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强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歛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

作之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剄拔之剄舊作勁从力非剄拔卽剄制拔音同制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大夫以

爲僕圉舊作圄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皋隸女子入于舂藁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酋與舀聲形相近說文云抒臼也亦舂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緫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緫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

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之以意改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

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幷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據上當脫扭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蕢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

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爲少而据上文如此能而音同）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故也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蕢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誥字据上文當爲語）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總校王詒壽　分校徐惟錕　金肇麒　校

墨子卷之八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征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盜賊以

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

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旣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

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韔一引作伏弓衣義

同而外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陜西長安縣南杜豈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譏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憯遬也說文云遬籀文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

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据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

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

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

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祩子杖揖出

袾祝字異文袾子卽祝史也玉篇云袾之兪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牷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算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繈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卽今之小兒繃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繈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官臣觀辜特爲之袾子舉揖而槀之槀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檄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窟洫未詳疑皿字言以水渫皿摋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摋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摋字云磊搖也烏可烏寡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折其脚祧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盟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爲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眾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以眾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

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菆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

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爲猶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

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隹古惟字舊誤作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寍若能共允隹舊作住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祭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寍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敎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序同剿有曰日中今予與有

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孔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

歳于祖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
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从而聲葢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
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
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
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
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當爲澗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輦字犯遂下眾人之螭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

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

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詬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

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轘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卽魕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飮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

誠亾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犆）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亾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

親乎鄉里若神
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舊作坦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

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

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

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鏽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

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蹢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

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綑舊作細盧云當爲細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縿鄭君注禮記云縑也縿讀如綃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

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敢有恆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舊為䍿䍿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孔書作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此八字孔書無降之百舊作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日非殃音祥玉篇云殃徐羊切女鬼

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巳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莞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爲莧莧喜說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爲天天用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于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

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本如

此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

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徐惟錕
金肇麒校

墨子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據
畢氏靈巖山館本校刊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

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
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
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
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
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
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
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
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

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厈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

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

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

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冉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衞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殺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

亡之訓闕叔之郎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
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
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

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弟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薇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　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舊有下　天志下篇案此文兩字政之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腕原作脘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卽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

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强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因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于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甞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

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衛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

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為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詘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

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
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
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
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已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
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
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
覽典籍其辨訂不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
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
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

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 太上無敗 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 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言不肎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 言自處于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 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 舊脫此字据上文增 究其情 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 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言遺佚不怨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 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 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

之下禮記云言容諮諮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戸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

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

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裘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益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潦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

谿陜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貈之貈逝淺者速竭境埆者境埆當爲磽确磬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湻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

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為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字當為墮顛而猶弗

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耒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

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
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
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
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
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
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

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
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
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
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
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
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
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
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作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
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

厲作號云號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

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號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

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

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為郤晉有郤氏

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

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

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

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榲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禋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

破滅絶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

矣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媅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檥幹也儀與檥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

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猶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

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
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
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
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
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
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
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
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
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

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
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絜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邪天茍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
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
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
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
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

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

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

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爲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爲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

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薉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隊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季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

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

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椁舊作槨俗寫多為

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畢云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廑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上役當云以其常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

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

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淸聖王以爲
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己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絲
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稛說文云絭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
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煗夏則絺綌輕且
己上七字舊脫据北堂書抄增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
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
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
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

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

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炰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偏視手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冬則凍冰夏

則飾饐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餧說文云餧饑也雖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

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

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弟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爲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

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頛除苗間穢也䒳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臧）息於聆（當爲瓴）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䍃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第期今据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

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

亦無違于聖人

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
汪蟾采校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尚賢上第八（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

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為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

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

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為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為說恐此詩即賦閎天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据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為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

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
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
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
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
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
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
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
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
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

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

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舊作予爵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毌得賢人而使之（毌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毌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寍樂在君（當爲寍經）

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

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

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

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
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
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
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
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
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
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
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
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

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泲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强也

漁雷澤

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

堯得之服澤之陽

服澤疑蒲澤

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漢書作婜玉篇婜嫀二同色臻切有婜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

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

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
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
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
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
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
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
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
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

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

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棐傳云輔据此當作匪）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窕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

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屨字省文史記或作屨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

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

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毋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

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

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即恆山之陽堯得之

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侍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

而利天（而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士（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兩字作非）不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距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

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

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殠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慝即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即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

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

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汪蟾采校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尙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尙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㱙餘財不以相分舊本㱙俱作列非說

文云歺腐也或从歺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

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

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巛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湊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㱙餘財不以相分㱙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

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

矣天子爲發政施敎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
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
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
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
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
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
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
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
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

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

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旣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

皆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旣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沴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

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据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

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
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
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
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
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
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
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

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為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

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

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
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
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
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
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
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
同今据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
字今据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
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

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

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避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据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

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

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鬭而薄舊作蕩一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

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

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偏舊作徧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

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
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
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
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
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
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
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
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
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

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

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

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

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

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

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

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

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

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

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

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

先之（二字一本作光是）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

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旼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三

總校王詒壽　分校金肇麒　汪蟾采　校

列子卷第五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問於夏革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荅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眞極眞盡矣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知其有則乃是眞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距去也

齊中也（續注）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人民猶是也（如是閒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桌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閒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則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

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嘗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刳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
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
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潦音老歸焉湯又問
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
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之稱其無底者蓋舉深極耳上句云無無無

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閡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卽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注同焉

兩山閒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閒凡二十八萬里而五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
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略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
中故無所根蔕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
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隅
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
記云郎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迭爲三番音翻
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
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

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算計也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鉤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子禁反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僬音譙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山海

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荆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落葉爲秋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櫄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欻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蠛蠓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覩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

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彌正反與銘同之夷堅聞
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謟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
者之冏陋除視聽者之皆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閒生麼蟲麼細也亾果反
字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
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
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䚡除倚反俞古之聰耳
人師曠方夜擿音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䚡俞未聞也師曠晉
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

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稱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聲以有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櫾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櫾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為枳）鸜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反）則死矣（酈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沇音兗水東經溫為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

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嶓同武巾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淸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蹔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巨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襍然相許襍猶僉也其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襍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齔跳音調躍也或作跳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

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亾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爲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爲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

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夸口花反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瞚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

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

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距去)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擔)甀(直爲反甔甀謂瓦餅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濆沸涌出其深無底名曰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亾(音無下同)不悉徧土氣和亾札厲(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君

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亾數有喜樂亾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眾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

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鞨（鞨音末力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幧頭也帕又作鞨又作帓帕亾八反幧七消反）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

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愼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談人之國其親戚死㱙音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都豆反問其

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愴涼鼂音潮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

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音亾箴爲鉤荊蓧本作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反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

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
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
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
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勃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旣同愈謂
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
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
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

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

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幷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亾亾音無以加之彼將挾琴

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竝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戈）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

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

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考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趨音趍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顩音反曲頤也又五感反顉猶搖頭也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舜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

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王始見王也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輸

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淩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狸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嬴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必學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

而後告我昌以氂（音毛）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視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食亦反）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蝨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也（窮盡）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淮南子曰中國翣血越人契臂其一

也許愼云剋臂出血也歃所甲反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䄫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論也汝先觀吾趣也趣行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纔得安腳計步而置疏概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閒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蹏之外可

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卽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蹏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鎡鍔上音茲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

雛𣫭也（𣫭音寇生而須哺曰𣫭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他音陁或音拖一本作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黯）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

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

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點子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昆吾龍劒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劒尸子云昆吾之劒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劒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

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
哉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第五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
許誦禾超校

列子卷第六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

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

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麤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粢即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籺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籺孟康云麥糧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麤舂粟麥為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

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厚薄也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羽上反本或作偶字林云疏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

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公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茙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茙菽謂

之茬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當制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竝潁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竝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邵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子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旣

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況反非夷吾其弗可若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淸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愍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
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竝時列子及孫卿竝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刀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騁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天福也自然

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戚之而死似出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戚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己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

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
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
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
平之寍之平寍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
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
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
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

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

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亾（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爲亘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

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亾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亾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亾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亾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亾所信都亾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黃帝之書云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尿音眉方言墨尿江淮之閒謂之無頼廣雅云墨音目尿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眞性故也○尿勑夷反單音戰至音咥嘽齒然反咺鄭玄注禮記云咺寬綽貌說文云咺寬閑心腹貌咺許爰反憋妨滅反懯音敷武皆默許輕發近緩急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魚略反斫音酌婩斫容止峭獻也字林云

婩齊也斫齒略反便房連反辟婢亦反便僻恭敬大過也○婩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㤉苦交反伢口家反阮孝緒云㤉伢伏態貌○㤉口交反情露無所隱蔽䛦音蹇極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言䛦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殛皆非也凌誶凌許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誶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誶音碎比皆反誶訥䜩辯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莫典反娗音殄方言眠娗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蚩弄也諈止累反諉如偽反○鈍滯也爾雅云諈諉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諈諉也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謫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

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俏（音肖俏似也）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

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陟仲反半也下同或陟仲反非也亾亦中也中半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亾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亾所量不役智也亾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亾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

喪自全也自亾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

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

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音步郡反流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

孔粱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士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

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

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

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第六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超許誦禾校

列子卷第七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楊朱第七夫生者一氣之蹔聚一物之蹔靈蹔聚者終散蹔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教爲矜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夫事爲無已故情無猒足名奚

盆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僞以求眞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收聚也則己施始豉反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絶若實名貧僞名富爲善不以爲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也爲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不僞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亾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亾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亾亾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亾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一本猒作足饜音同

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一本作順耳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手械也何以异哉异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亾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巳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一本作觀○爲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爲惡不近刑者名譽先

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爲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議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亾（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

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亾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衞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足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撼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

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閼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與羶字同須延反鼻口通曰顫顫音舒延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

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也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
熙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
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慼慼
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
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
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
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
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
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

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及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音烏果切媠音奴坐反以盈

之方其聠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卽其反益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音閑)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者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

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爲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敎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眞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衞端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本作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

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寳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蹔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

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爾久而憂爾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亾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熢踐本作蹈一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荅對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

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

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
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
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鮌治
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
不字過音戈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
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
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
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郎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

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

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亾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

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爲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爲位出意求通四爲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

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嚥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𦜕急筋節急也或作臞𦜕上音權下區位反嗟一作醜筋急貌曰𦜕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一錯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房未反緼黂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黂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緜纊狐狢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

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葈耳也一名蒼耳枲俗音此葈思上聲爾雅云萍蓱也又苹蘋蕭也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絞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

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亾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亾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第七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超校
許誦禾校

列子卷第八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于况反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

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洛反量也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亾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于僞反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亾非不富失本則亾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爲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危辱及

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亾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亾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斑白語

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擧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自賢不專己知則物願爲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者卽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爲于僞反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反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

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肌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一本作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說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亾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亾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

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

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

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荅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此荅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擿奸伏者眾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竝蒲浪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

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illegible]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為無為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

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不恐亾則不亾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爲亾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亾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

能持勝勝敵者皆此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亾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愼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爲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肎以兵知公輸般善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爲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得爲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

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涓博出入爲闌應劭曰蘭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游者也疑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音燭其踁音脛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俠者聞之

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文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亾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亾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亾爾反轍迹也一本作徹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纆薪菜者負索薪菜

蓋賤役者有九方臯此（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駿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麤與麄同）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

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皐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

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急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寑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音機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寑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寑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卽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

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髭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

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棊也韋昭博弈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畟音則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爲句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反音翻兩揜他臘反魚而笑

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裹騶曰報采獲魚也揜字案眞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此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也獵反今本云揜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

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隻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同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澆飯也以餔音晡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音熙汝

非盜邪胡爲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

而歐〔一口反〕之不出喀喀〔音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

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一本作芺〕冬日則食橡〔音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

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

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

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

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桂厲叔可謂懟以亡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愼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

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

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

故君子必愼爲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

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
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
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
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
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
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
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
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

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子臘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也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

而藏之窖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踐可疑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二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

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辭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直略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埳埳音坎頭抵丁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並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

者乎

列子卷第八

總校楊文瑩　分校吳超　許訥不　校

列子

晉張湛注

光緒二年
浙江書局
據明世德
堂本校刊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眞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詩照反游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到反集文籍先并卑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

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賚音濟其祖
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録三卷比必利反亂
正輿爲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
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
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
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畧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
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
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列子目錄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

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棧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

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時掌

反

列子卷第一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亾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音布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饑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

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莫候反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亾變改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蹔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亾復往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始終也

不化者往復復音服後不音者倣此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亾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

（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羣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賢遍反注同）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

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音魂淪音論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去也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

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

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卽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爲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待無以生事而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拔也 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古卧反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㡭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鼃蠙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舄此隨所生之處

而變者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掇音衢掇丁括反鴝掇蟲名○此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許兮反若酒上蠛蠓也下同頤輅上怡下路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音呪頤輅黃軦皆蟲名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芮茂謀二音芮音蚋小蟲也瞀芮生乎腐音漸蠸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

鄰也說文作粦又作粦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爲燐也音吝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音俞之爲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爲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上蟬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䙅純雄其名穉稚古字蜂司馬彪云稚蜂細䙅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䙅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

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之佐卽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厥昭生乎溼此因蒸潤而生

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

羊奚比音毗乎不荀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或蚳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

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由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亾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亾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亾則亾不可禦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

神離形各歸其眞（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蹔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

亾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啟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蹔歎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

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

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音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以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

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愼行恆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徼音叫也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

三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上呂反注同○以生爲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眞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䃣（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

二十二篇日運轉亾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蹔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亾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閒

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亾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或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亾處亾氣若

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

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

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柰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亾處亾塊若躇步跐音此蹈

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

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亾何爲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卽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

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亾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彊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彊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

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亾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

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亾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亾殃天亾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反也認音仞而

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

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第一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　超張王熙校

列子卷第二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燋（音焦）然肌（本又作顏色）色奸（古旱反）䵟（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䵟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

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音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豈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帥（所類反）長（丁丈反帥長首主也）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

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踈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搔也無痟癢餘兩反痟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痟酸削也說文云痟疼痛也〇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鷄

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爲遐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爲深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烏恢反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

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偎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偎仙聖爲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𡨚去言反○愆𡨚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

閒閒音閑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戴則一本作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也曩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

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客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己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窒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

羣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猒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眞卽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姬姬音居魚語魚當作吾語魚據反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反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音作藏作反注同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於虔反得爲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

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卽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竝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眞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郤音綌閑也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反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遌音忤遇也一本作遻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義

頗迋莊子亦作遌物而不慴慴之涉反○向秀曰遌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爲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也木偶人形曰象人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於是瞀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瞀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竝作肥又作圮皆蹷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

黠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
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
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
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
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
富商丘開先悉薦反窘奇隕反困也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
假糧荷胡可反畚音本蕢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
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
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奴革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

輕侮以爲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攩攩胡

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爲攩又音晃搥打也抋抋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搏曰抋又扶畢反推擊也

挨烏駭反推也扰扰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攩音晃抋音扶閉挨音烏待扰音都感

切亾亾音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

丹盡也憊蒲介反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

漫莫汗反散也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

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覓揚餘亮反猶颺物從風

也於地骫音肌骨無碼音毀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

因復扶又反指河曲之淫音隈烏恢反水曲深隈也一本作隅曰彼中有寶

珠泳音詠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或云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欺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亾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

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亾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

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

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僞反食音嗣下食虎同於

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

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尾孳尾牸牝相生也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音搏逝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圉魚呂反姓毛名

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

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

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于僞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決之一本作之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

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

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

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顔回問乎仲尼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下同舟若神吾問

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曰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六反莊子作便操之者也謖起也向秀曰能鷩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譆音衣與譩同歎聲也吾與若玩五貫反習也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爲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亾水則無矜畏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

故謂之舍 惡 音烏 往而不暇 所遇皆閒暇也 以瓦摳 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彄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彄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因名爲藏鉤也彄口侯反莊子作摳 者巧以鉤 銀銅爲之 摳者憚 待汗反 以黃金摳者殙 殙音昏方言迷殙也〇互有所投者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 本作拙 內 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 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 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 音拯方言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 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 棠當作塘行當作下 孔子從而

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爲蹈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亾音無本無此亾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洄伏而涌出者汨也偕出齎汨者水洄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眞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

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一本作蜩蟬也猶掇都括反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反垸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殊○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橜株駒橜本或作撅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橜豎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曰橜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

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

海上之人有好呼報反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丘呂反言至爲無爲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

矣（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畋曰狩）藉（在夜反）芿（芿而誫反在下曰藉草不翦曰芿）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上（時掌反）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畱（力救反謂宿畱而視之）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

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刳音枯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

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遊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作亢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悉亮反）汝（向秀曰无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譆音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司馬云氣如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誫音震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爲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
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愼注淮南子云機
發不旋踵○郭象已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
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
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
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何秀曰居
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鯢音倪
旋旋音桓云盤桓也本作旋謂盤旋也一之潘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回爲之盤今作潘恐寫之誤

淵止水之潘爲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眞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爲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爲淵沃沃烏僕反水泉從上溜下也水之潘爲淵氿音軌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爲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爲淵汧音牽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爲淵肥水所出異爲肥也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

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寗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
反移委移至順之貌○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
爲茅音頽靡崔譔云遜伏也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爲頽靡向秀曰變化頽
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羣
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
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
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爲于僞反其妻爨爨七玩反○向秀曰遺恥辱食食音嗣下同豨
虛豈反楚人呼猪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
瑑持究反一本作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瑑之文復其眞朴則外事

去矣忿音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眞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𩐋子西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食音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

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屨九遇反關西呼履謂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豎也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本作儐導也必忍反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

朱不荅至舍進涫（涫音管莊子作盥）漱（漱音瘦）巾櫛（櫛壯乙反）脫履（本作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閒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睢許唯反）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爨錦貧人煬竈口）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

已者凶比言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順往而不競於物皆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旣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粥余六反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

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

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頞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冀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蒲反板泉之野帥音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鶡一本作鶚鷹鳶為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鬬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

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戸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六畜朽又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

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猨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唇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

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姓紀名渻或作消子爲于僞反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志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物自全乎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族見賢遍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

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士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也

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第二

總校楊文瑩　分校吳超　張王熙　校

列子卷第三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禀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硋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

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媌音茅靡曼者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笄首飾珥瑱也衣於既反阿錫阿細穀錫細布曳曳音裔齊紈齊名紈所出也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亾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音墟○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

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或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磒虛焉磒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閒音閑恆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無字疑暫亾彼之與此俱非眞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亾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閒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𠌶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㯂史記曰造父爲穆王得驊騮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爲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爲八駿○㯂古儀字主車則造父爲御离

音泰篆作𠑹𠔊𠔊音丙石經作丙字林云隱作西○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郎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天郭璞云柏天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反之八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

海登崑崙山宮望於其上 起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 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 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 王和之 和答也詩名東歸 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 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 於乎音嗚呼又作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 諧辨 後世其追數 數色句反責也 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 穆王幾 幾音豈 神人哉 言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 假音遐 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

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憒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

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亾自在憣校音紋顧作翻呼王讀交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項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而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

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爲爲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蘁音愕夢周官注云蘁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

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竝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焫如悅反火性猛烈過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夢

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卽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厲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眞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亾亾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亾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

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

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昔昔夜夜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吾南反）囈（藝音詣啽囈呻吟竝寤語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

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

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愜又於豔反）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

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亾亾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况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

於人理者莫不因玆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疹痾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己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

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秦人逢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

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
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
燕長張丈反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
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泫胡犬胡
絹二反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音
金同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紿紿音待欺也若此晉國
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
冢悲心更微少也作徹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第三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　超張王熙校

列子卷四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閒音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七小反）然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言哉（故示有疑間之色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反）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

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閡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爲憂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爲樂亦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都無

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亾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闚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

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爲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旣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癸反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爲荅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

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爲聖

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絶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爲道無譽譽爲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

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

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務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莫候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悅）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頼人面醜也頼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魄土人也一說云欺頼神疑形喪）

外物不能得闕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戶郎反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衎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盡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無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

卽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遺無所遺者未能離亦無遺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卽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聃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

也惟覩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温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

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眂音視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

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佩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

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

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覩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而銳反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淄音緇澠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僵音姜者先亟去吏反犇佚佚音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

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强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過音戈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于僞反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

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木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蜄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栅李頤云牢豕室也栅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柵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

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無事焉苟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荅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末必能濟子之所爲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之舌反）春螽（螽音終曰蝗也）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

勝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立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

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

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其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效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反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國之

竹晉均曰衛之苑多竹篠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
子而眶眶音匡不睫本作映目瞬也下同映且洽反矢隧隧音墜地而塵不
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
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
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王
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
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人物之與不人在心手之所銓不患所差
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
眞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

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子何疑焉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卽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芒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

〔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比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無也〕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

（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為義則長矣）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欲治故堯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

(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敎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

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

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

眞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爲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

爲聚瑰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第四

總校楊文瑩分校吳　超
張王熙校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事語第七十一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

桓公曰秦奢敎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脃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脃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

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正稅管子對

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

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
男大女食鹽
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
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
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
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
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
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
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
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
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
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
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
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
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
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

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任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

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

據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君之所強求也此有缺誤

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

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

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幷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幷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幷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

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閒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

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糴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貿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嗇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

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
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
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
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
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
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
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
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
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

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

千八百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黄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櫎音晃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準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

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

萌民也
櫎音晃

一本作上且
游酒

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

隆一本作除

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

之字衍

縢同

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

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糭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用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粱渭陽瑣之

下二家一本作立貲

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顚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横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

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
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
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
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
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
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饘章延反糜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

字疑有誤

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阸亦藏分桓公曰阸者

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阸守豐阸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

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

桓公曰善葢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

袁音同

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袁者置之黃

謷咨同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咨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敺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

利害也民之能此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
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
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
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
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
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
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
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

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

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也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

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語多不可解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
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
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
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
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
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外君農夫
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
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
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傳音淰立事
曰傳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

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
曾靑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
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
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
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
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
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
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

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

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

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

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㑹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

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
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
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
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
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
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
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
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

特命我者特敎我也百音道勉力也領去也敎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爲何如

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國始桓
公曰何謂用國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
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
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
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
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
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
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

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郎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瀆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

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

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
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
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
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
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
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
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
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

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

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成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孫塽　馮一梅　同校

管子卷第二十三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

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

之粟貲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貲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三者亦

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衞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

重君伐菹薪煮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
不可夫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
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
高天下下則下天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
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
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

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曰水草兼處使人日用而不知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

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貲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加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

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
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
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
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拆不能去
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
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
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
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

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

之閒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

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
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
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
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
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
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
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
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

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
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
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
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
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
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

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

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
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
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
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
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
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
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
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
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
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
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
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
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
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
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

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糟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

摲一作慚音彡芟也

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
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
䊪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
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
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
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
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

一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生也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

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

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湯以至仁伐桀何必為此是戰國陰謀之說非管氏語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己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

如字當作之字言輿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也三者人皆所當也

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
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
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
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
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
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
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
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

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子人而

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鵽（音保）之通遠鵠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匀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

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鵰彼十鈞之弩不得檠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匃而弓弩無匡輆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

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

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

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

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泲水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

其機為權術斯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柰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

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

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

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

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

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

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筍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游財也

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

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亦得藏今事不能
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
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
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
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
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
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
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
皋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

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羡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

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
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
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
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
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
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
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平其歸我若流水此
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

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畆百畆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

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亦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涶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亦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亦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

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孫瑛　馮一梅　同校

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爲者謬妄甚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

疑有闕文誤字

佌音此小也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

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
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
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
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
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
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
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

先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

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墩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

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鐂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鐂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𢧵程諸侯五釜而得傳𢧵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

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眾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

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

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

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亦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眾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幷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堤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

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上倫反窮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堤墱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

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

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菑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

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毌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

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
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
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
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
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
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
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

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
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
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
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
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
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
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
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
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

帮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
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
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
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
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
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
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

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齊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

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

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

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

秣一作抹

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說郎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

也言百姓爲戒事失其本業令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示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籍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賚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

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諸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

鮎之汁肥流水則鱻蚱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蝨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

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貿

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之聘問也賜之以璧

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

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
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
生也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
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
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
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
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
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
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

云疑當作去

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

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

一本二十作世

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
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
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
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
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
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
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
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

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

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䖟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皁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幷用而毋俱盡也公

趙本作子

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紲繑而踵相隨紲繑謂連續也紲息列反繑巨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邐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

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

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
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
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
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
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
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貲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幷爲之柰何管子對
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
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

此策最謬悠
不可欺三尺

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
齊可幷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
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鬭
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
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鬭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
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

管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贋書無疑

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貿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

[illegible]本[illegible]上有[illegible]字

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貿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貿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貿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而修

使三年而伐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

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
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
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
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淸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
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鉊之姚切鎌也鉵辭理切
擡音弭
繉音魂縫也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鉵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

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
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
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
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
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
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

沃一本作汱

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臧

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㹀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繞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

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

笠當掭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卷二十四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馮一梅　孫瑛　同校